



有种爱情
痛彻心扉

16 桑拿房里的较量

而生硬,夹杂着一点儿金属颤音。他操着天津本地口音,话不多,然而每一个字都有足够的威慑力。

严谨不喜欢这种人:表面的一张脸下面似乎还藏着另一张脸,像预备着随时翻脸,这样的人一定特别难缠。

在来温泉山庄的路上,严谨曾特意问冯卫星,那些钱真的能让“小美人”就此罢手?

冯卫星约40岁,冬天也把脑袋剃得光溜溜的,一摘帽子,青色的头皮犹自腾腾冒着热气,仿佛一个刚出锅的带皮土豆。摩挲一把光光的头顶,他回答:“你家老爷子要退也是明年的事儿,他做事总要掂量掂量,给自个儿留条后路吧?”

严谨明白,冯卫星对调解的结果也没什么把握。事已至此,他索性放下心事专心开车,再不多话,打算到时候静待其变,见机行事。

他们包下的桑拿房位于一泓碧水中间,半透明的玻璃和原木的拼搭设计,让桑拿房远远看去像个半扣的西瓜皮。室外环绕着一片绿莹莹的热带植物,轻易便遮挡住了外界窥探的视线。

服务生送进来一瓶不知年代的白兰地及三个酒杯后便关上门退了出去,桑拿房内只剩下严谨、“小美人”和冯卫星。

“小美人”果然没有轻易放过严谨和“三分之一”。待寒暄完毕进入正题,

他除了事前敲定的保护费,又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严谨的饭店可以不经海鲜市场,但必须通过指定的渔业公司和指定的渔船进货;第二,他要参股三成,按月给他分红。

条件实在太苛刻,尤其是第二条,简直是要挟。冯卫星扭头看看严谨,严谨面无表情,看不出是喜是怒。桑拿房内水汽弥漫,“小美人”的脸隐藏在水汽之中,带着点儿高深莫测的模糊。

过了很久,严谨开口,三个字斩钉截铁:“不可能。”

“小美人”微笑着伸出手,在眼前张开,一根根审视着自己苍白细长的手指,慢条斯理地问:“那我们就无法达成协议喽?”

严谨点点头,话说得很硬:“老子不愿做的事儿,没商量的余地!”

“小美人”却不为所动,声音愈加温和:“那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解决呢?我那三个孩子被人伤得厉害,我总得给他们一个交代吧。”

严谨回答:“随便你!”

“小美人”看着严谨,摘去眼镜,双眼微微眯起,只似笑非笑地咧咧嘴,轻声问:“随便我?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严谨态度认真,“软的硬的随便你,我奉陪到底!”

此言一出,室内顷刻变得异常安静,所有声音都沉寂下来,唯有蒸汽轻微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在一片寂静中仿佛酝酿着不动声色的剑拔弩张。

冯卫星此次出马,是以中间人的身份担任调停的角色,眼看谈判要崩,急忙出来打圆场。

“来来来,都喝杯酒喝杯酒,谈生意嘛,不谈哪儿来的生意。”他拍着严谨的手臂说,“我这兄弟只是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对吧,兄弟?”

相交多年,冯卫星太了解严谨的性格。他实在担心严谨牛脾气上来犯浑,来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彻底辜负他的一番苦心。

严谨却抖抖肩膀,不动声色甩开他的手臂,紧接着做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

他竟然用左手的两根手指,从桑拿炉中夹起一块烧红的桑拿石,送到“小美人”面前,然后把右手中的酒杯在石头上方慢慢倾斜,眼见其中冰凉透明的酒缓缓落在鹅卵石上,冒着热气,在潮热的空气中渐渐化为乌有。

他笑了笑,笑得吊儿郎当:“我从来不开玩笑!”

“小美人”的笑容僵滞在脸上。那块灼热的石头距离他的脸不过十几厘米,他都能感觉到石头上扑面而来的热气。酒液蒸发时轻微的酸气,夹着越来越浓的蛋白质焦糊味,刺激着人的嗅觉,也刺激着人的神经。

冯卫星张大了嘴,所有俏皮话都堵在喉咙口,一句也说不出来。

(摘自《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小美人”人如其名,长得瘦高白皙,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半框眼镜,穿一件黑色贡缎中式棉袄,看上去温文尔雅,更像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相比来说,戴上墨镜板起脸的严谨,可能更接近人们心目中的黑社会老大形象。

看得出来,冯卫星也被“小美人”的颠覆形象震惊了,一时竟没说出话来,半天才恢复常态。

“小美人”一开口,原来给人的感觉便都消失了。他的声音低而嘶哑,坚利

28 抵达泰国



铁血男儿
卧底妻窟

你的老刘。”

老刘穿着短袖衬衣和西裤,看上去就像和蔼的邻家大叔。我随他走出机场大厅,路边停着一辆挂着普通车牌的灰色轿车。老刘打开车门说:“上车再聊。”

我低头上车,见后排座位上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老刘上车示意司机开车,等车子启动后,他说:“包里的衣服是按照你的尺码准备的,换上吧。”

包里有几件T恤和休闲裤,我随便选出两件在车内换好。“换下来的衣服就放在车里吧。”老刘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这里有一些现金,包现金的纸上有几个地址和电话号码。上面有说明,你记清楚。”

他又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来,喝点儿水。”

我将现金装进口袋,一边看那张纸上的资料,一边喝水,又说:“谢谢,路有多远?”

老刘说:“不用客气,路不远,但是曼谷城内堵车很严重,我们稍微绕一下,大概需要3个小时。我负责送你上船,船夫会送你到目的地,水路可能需要1个小时。”

我扫了一眼车上的电子钟,估计到地方得下午五六点了。想起刚才还穿着棉衣在北京与徐卫东在多功能厅里告别,眼下就一身夏装身处异国他乡,我不觉有些恍惚。

我问老刘:“你会泰语吗?”

老刘笑着说:“别担心,你去的方

基本上都是华人在那里做生意,游客也大部分是华人,当地人一般都懂汉语,不存在语言问题。”

在来之前,徐卫东也这么告诉我,可他从来没来过这里,我不知该怎么理解他所谓的没有语言问题的定义。现在听到在这里工作的老刘这么说,我稍微放心一点了。

“第一次来泰国?”老刘看我放松了一些,笑着问我。不等我回答,他忙一摆手说:“不好意思,我不该问。”他转过头对司机说:“尽量快一点儿,他需要在天黑前赶到目的地。”

我见扶手箱上放着一包烟,便说:“能抽根烟吗?”

“当然,没问题。”老刘将烟递给我,并帮我点上,说:“刚才那张纸上有我的两个号码,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打给我。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为你提供最大的帮助。”他说这话时收起了笑容,非常严肃地看着我,直到我点点头说“谢谢”,他才恢复了之前的微笑。

我能看得出来,他很想跟我聊天,但每次都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冲我笑笑。我想,他并不知道我的情况,就像我也不知道他在使馆的具体职务一样。我们默契地按照纪律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距离,在车上有一句没一句地抱怨这里又潮又闷的天气和糟糕的路况,车子一直驶到一条河边才停下来。

老刘指着那条河说:“这就是美塞河,岸边那条船会送你去美塞镇,船夫是本地人,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到了那边,一切就都靠你自己了。”

我点点头,打开车门正要下车,看到自己换下来的衣服还堆在后排座位上。老刘说:“我会帮你送去干洗保存,最后交还给你。”

我冲他笑笑,说:“谢谢。”下了车,我关上车门,朝那条船走去。

刚走出两步,我听到老刘说:“等一下。”

我站住转过身,见老刘坐在车里,往四周看了看,表情慢慢凝重起来,举起手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心头一热,但在这里我不能给他回礼,只能看着他的眼睛,用力点了点头。

我背起背包,跨过河边的几个泥坑,上了那条破旧的机动船。船夫拿出一块儿塑料布裹着的垫子递给我,指了指船头示意我找地方坐下。见我坐下,船夫拿起摇把发动船尾的柴油机,在几声老人咳嗽一般的声音后,那台不停颤抖的柴油机冒着黑烟启动了,推动着笨重的船身朝河中心驶去。

远远地朝岸上望去,老刘还坐在车里看着我,见船开动了,他才让司机掉转头,车子三拐两拐消失在树林中。

(摘自《任务:活着再见1》邵雪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客机降落在曼谷廊曼机场,等待舱门开启的时候,机上的旅客纷纷脱去厚重的大衣,而我还穿着应对北京严寒的厚冬装。一走出机舱,我就感觉一股热带气息扑面而来,没走两步,就已经大汗淋漓了。

我一边出关,一边脱去外套。到达VIP通道出口时,不等我开始寻觅使馆工作人员,一个40多岁的男子就迎了上来,伸出手说:“是秦川吧,我是来接